



漩涡

张仕桢



封面设计：海 集
插 图：王 聰
责任编辑：金 兰
责任编辑：宋 歌

漩 涡

张士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9 8/16 ·插页2· 字数191,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7,000

统一书号：10093·451 定价：0.70元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大闹铃”的来历	(4)
1. 惹人喜爱的“为什么”	(4)
2. 刻在心上的纪念品	(5)
3. 令人厌恶的“大闹铃”	(10)
第二章 报到前后	(18)
4. 在岔路口上	(18)
5. “狗咬老鼠”的人	(22)
6. 奶奶押孙儿上学	(26)
7. 笔的风波	(32)
8. 上假学的街头混子	(43)
第三章 请你上学	(50)
9. 新来的班主任	(50)
10. 和蔼的大朋友	(55)
11. 不寻常的见面礼	(58)
12. 忙碌的星期“七”	(62)
13. 火根发火	(67)
14. 车老师登门再访	(74)
15. 金秋晨曲	(84)
第四章 内推外拉	(93)
16. 两位老师	(93)

17.	一张特殊答卷	(99)
18.	秘密计划	(107)
19.	电话	(113)
20.	红灯亮了	(117)
21.	实心眼儿	(122)
22.	大吃一惊	(127)
第五章 一往情深		(136)
23.	在前进着的列车上	(136)
24.	关怀备至暖人心	(150)
25.	发人深思的一课	(157)
26.	循循善诱开心窍	(163)
第六章 愉快和烦恼		(171)
27.	周末趣事	(171)
28.	湖心队日	(177)
29.	特级消息带来的烦恼	(190)
第七章 大海妈妈的启迪		(201)
30.	海滨晨曦	(201)
31.	沙滩巧遇	(210)
32.	大海发光	(224)
第八章 迈出新的一步		(238)
33.	感人至深的一幕	(238)
34.	不约而同的行动	(244)
35.	崔婆婆护读	(249)
36.	小老白强抢汇票	(254)
37.	魏小奇勇揭谜底	(261)

38. 爆米路标.....(268)
39. 英勇搏斗.....(276)
尾 声.....(290)

引 子

伢崽不读书，
硬要逼着来。
交张白卷子，
“鸭蛋”滚下来……

不知从啥时候起，在筷子巷短裤衩王国里，流行起这首儿歌来了。从咿呀学语的小崽子，到十二、三岁的刚入学的中学生们，闲来无事就顺口唱了起来。有些调皮鬼，变着花腔怪调，拉长声调儿唱起来，看了那种滑稽样儿，能把人肚皮笑痛。

这逗人发笑、更惹人心酸的儿歌，从筷子巷传播到铁街口大小十八条胡同、巷子，风行一时……

说起筷子巷，倒也有些来历。

早年，这块地方以生产吃饭用的筷子闻名于世。什么描花筷、镌花筷、纯银和镀银筷、紫竹方圆筷、普通竹筷……应有尽有。听老辈人讲，连皇帝老儿用的御筷也都是这里进的贡哩。

时过境迁。现如今巷子里聚居着九九八十一家，没有几户是筷子世家了。只剩下些孤寡老人，刮削些普通竹筷零卖，换几个小钱儿使。家家不愁吃穿，户户拿着月薪，谁也不干那祖传营生了。前几年，巴望伢崽长大，留城找个工作，现如今，渴望孩子读好书，考中技、上大学……可野马

般的伢崽们，只知疯玩疯闹！

从筷子巷朝南拐，径直通铁街口儿。

这铁街口儿，是好几条大巷小弄的交汇口。宽敞的地盘儿，周围连接着重重迭迭的弄堂小巷。两棵粗大的樟树，枝桠交接地立在街边，了望风云变幻，饱经岁月沧桑。传说三国时代，这里是太上老君的弟子们——技艺高超的铁匠师傅们大显身手的地方。他们在那儿架炉设砧，拉风箱、挥大锤，打制锚链、兵器，供应吴国水军大都督周瑜营造成战船，训练水军用的。当时，这里满地锚钩、铁链，人们叫它做铁爪子口，叫着叫着，顺口叫成了铁街口儿了。

这年七月的一天，几个赤膊光脚的短裤衩们，追追打打，来到粗大的梧桐树下会师了。为首的一个，六岁多点，留着小分头，好象是个小司令。他把手儿一招，几颗光板栗子脑袋伸向小分头，嘻嘻地咕哝了一阵，然后穿过小胡同，窜进筷子巷，来到一栋小平房门前。只见那个小分头挥着手喊：“一一二！”一声令下，短裤衩合唱队，开始小合唱了：

伢崽不读书，

何苦逼着来？

张张交白卷，

“鸭蛋”滚下来。

叫你爹和妈，

快用汽车装。

开个“蛋”公司，

经理由你当……

小家伙们唱得正起劲，忽然从屋子里冲出个光头、赤膊短裤衩大哥哥，他拾了块瓦片，举过头顶，威胁说：“再唱，就砸烂小狗头！”小家伙们见了他，转身就跑，跑了段距离，感到没有威胁了，便象子鸡公儿似的，伸长脖子喊了起来：“大老零，真正行，吃‘鸭蛋’，当流生”……

这位被小娃娃们称做“大老零”的孩子，约摸十二、三岁。年纪不大，个头蛮高。乍看上去，象个十四、五岁的人。圆脸孔，长眉毛，一双大眼睛盯着个地方，好半天不眨一下，象失了魂儿似的。他见小娃娃们在不远处唱着嘲讽他的歌儿，便指着为首的小分头嚷：“好，毛嵒——尿床鬼，你也带头起哄！”他无可奈何地把瓦片儿朝地上摔去，“啪哒”一声，碎片飞溅四射。他叹了口气，猛地冲进里屋，找出一支黑得放亮的金星金笔，和一张育才中学新生入学通知书，捧在手上发呆……

他就是筷子巷颇有名气的交白卷、吃零蛋的“大老零”，又名“大闹铃”。真名叫魏小奇。

难道，他生来就是个“大老零”吗？



大闹铃的来历

第一章

1. 惹人喜爱的“为什么”

魏小奇六岁就上学了。

据说上学那天，奶奶给他准备了一根油条、两个鸡蛋，眼瞪瞪地瞧着宝贝孙儿吃了下去，高兴地拍着巴掌说：“好罗、好罗，奇奇有一根油条、两个鸡蛋垫底儿，门门功课考它个100分就保上险啦！”奶奶就是有点儿那个，小奇才不相信呢！还是在地质队工作的爸爸、妈妈说得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功课准能得满分！

上学头一天，小奇见了老师的面，哇啦哇啦，一口气就问了好几个为什么：天为什么刮风下雨？鱼儿为什么淹不死？公鸡为什么不下蛋？母鸡为什么不打鸣？收音机里是小人儿在唱歌吗？

张嘴蹦出几个为什么，开口就提出几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难怪老师高兴地捏着他那胖嘟嘟的小脸蛋儿，说：“你呀、你呀，你真是个惹人喜欢的为什么！”旁边的同学听到了，就一传十、十传百，“为什么”的绰号就这么叫开了。真名魏小

奇倒成了点名册上的专用符号了。有爱管闲事的同学估算了一下，从小学一年级读到三年级，魏小奇至少问了好几个为什么。在育红小学，只要提到“为什么”，老师和同学们无不伸出拇指称赞：“啧啧，那才真是个肯学好问、门门功课考100分的好学生哩！”

过了不久，报纸上捧出了个交白卷的“英雄好汉”，居然凭一张白卷、一只大零鸡蛋上了大学；又过了不久，有人伪造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号召学生跟老师对着干……眨眼之间，学校乱套了，小奇也被搞懵了：难道门门功课考一百分犯了错误了？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当真是小绵羊和修苗苗？叫人咋想得通！奇怪的是，新调来的胡红卫副主任找到魏小奇，摇头晃脑地说：“呵嗬，你就是那个‘为什么’吗？”他拍拍小奇肩头，很亲热、很关心地说：“小将呀，要紧跟形势，当个小造反，莫做小绵羊……”小奇眼前突然起了茫茫的大雾，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一个个问题从他心里冒出来，一个个为什么从“为什么”口中蹦出来，可是，有谁能回答他呢？问老师，老师有口难言；问奶奶，奶奶唉声叹气：“造孽、造孽！”看看周围斗大字的标语，以及使他咋舌的大字报，他的心被倒挂的钩子——“？”给悬起来了，他怀疑，他苦恼，他默默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2. 刻在心上的纪念品

班里来了个“搅屎棍”，是个插班留级生。听说他爸爸是个当官儿的。他个头儿高，年龄也比小奇大两岁。平日，爱

穿小白鞋，又爱第一个交白卷。加上他姓白，大伙儿都喊他做“小老白”，他那一伙儿叫他做“小老板”。兴许是凭这些吧，他在学校横冲直撞，揪斗老师，打骂同学，冲击课堂，结伙斗殴，无所不为，很得新来的胡副主任赏识。

那天上算术课，小老白没来。孔老师安安稳稳地讲了半堂多课，然后，出了几道题，让同学们做课堂练习。就在这会儿，小老白“乒隆乓咚”地闯进了教室，摔摔打打走向座位。他瞄了一眼黑板上的题儿，抢了同位的纸和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他的大名：白晓。跷起二郎腿，横瞪瞪地睨着讲台。

这时，魏小奇也做完了答卷，认真检查了两遍，准备起身交卷。一抬头，他发现有两个人盯着他。一位是头发白了一半的孔老师，正用那喜悦、期待的目光鼓励他交卷；一个是“小老白”那充满敌视、威胁的眼神，正狠狠地瞄着他。小奇倒不怕小老白对他施加压力，哼，这号人，没眼角儿瞧他。可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日记、书信、文章，还有胡副主任的话，眼前的运动……不都是中央领导的？中央发动的吗？这考试、努力学习，果真会复辟、变修？孔老师当真是复辟、回潮的典型（大人们是这样扣帽子的）？然而，孔老师是多么好的老师呵！瞧他那眼睛多么温和、多么慈爱、多么有吸引力呀！慈爱的孔老师象吸铁石一样，终于把疑信参半的魏小奇的心都吸引过去了！他倏然起身，拿着卷子向讲台走去。正在这时，小老白一个箭步抢在前边，冲上讲台，乱舞着拳头，扯开嗓子，用刺耳的声音叫嚷起来：“谁英雄，谁好汉，交出自白卷比比看；谁好汉，谁英雄，吃个零蛋

最光荣……”听着小老白的穷叫唤，同学们有的气得脸发白，有的惊得目瞪口呆。小奇也挺火儿，他见不得这张牙舞爪的熊样子，他恨不得把小老白扔到教室外面去……他几乎是跑上讲台，把他那份整洁、正确、完满的答卷，双手捧给了孔老师。孔老师，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噙着泪水，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小奇递上来的卷子。他提起抖抖颤动的红笔，一题题打上了红勾勾，在卷面上批了个又大、又红的100分！同时，抓过小老白的白卷子，在那歪歪斜斜的名字上，画了个大大的“零鸡蛋”。孔老师拿着这两份典型试卷，高擎起来，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着……他的嘴唇动了动，终于没说出一句话来。有位同学叫了一声：“哈哈，这个特大的‘零鸡蛋’，够那位吃一个月罗！”“管饱、管饱！”惹得同学们嘻嘻哈哈地大叫大笑起来……小老白威风扫地了，他气得发疯似地跳了几跳，对着孔老师和魏小奇，扬扬又黑又脏的拳头，说：“当心爷们儿的家伙，哼！”唰地一猫腰冲出了教室，撞得门窗哗啦作响，墙上石灰沙沙地直往下坠……

放学了，同学们陆续回家了。

小奇最后一个走，他怕孔老师难受，对孔老师说：“老师，您别难受，我不怕小老白，明儿上算术课，您再出题考，我保证再得100分，还、还要头一个交卷！”孔老师抚摸着小奇的肩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讲：孩子呵，你哪里知道，这也许是孔老师我最后一堂算术课了！那帮枪毙教育、屠杀人才的刽子手们，不会饶过你孔老师的……泪水顺着他的两颊“吧嗒吧嗒”地往下流……这位老教师在讲台上风风雨雨数十年，他哪忍心离开用毕生心血耕耘的园地？他那

只颤抖的手在怀里摸了许久，取出了一支乌黑放亮的金星金笔，郑重其事地捧到魏小奇面前，说：“拿着，孩子！别小看这五寸长的笔，这也是武器呀！希望你用它拨开迷雾，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将来用它去摘下科学宝塔尖上的金星来！”魏小奇双手接过金星金笔，激动得泪花花飞出了眼眶……他揉了揉眼睛，看清了笔杆儿上刻着一行小字：奖给“三好”学生。小奇惊疑地问：“老师，这是您……”“这是我的第一个学生——一个流浪儿，在大学读书时得的奖品，是他馈赠给我的！”孔老师很激动，眼里放出光彩，“我也有过一支宝贝钢笔，一支看起来很不显眼的半截子钢笔，已经送给我的第一个学生了！今天，这支金星笔送给你作纪念，希望你象……”孔老师话还没讲完，忽然外面有人大声吼叫：“孔老头，胡司令有请！”小老白一伙“叮隆咣咚”地冲了进来，把孔老师揪走了……

魏小奇又气又难过，他把金星笔藏进内衣口袋，在校内找了半天，没找到孔老师。不知道这帮家伙把孔老师揪到哪儿去了。他怏怏不乐地走出校门。不时，还摸摸收藏在贴胸内衣口袋的金笔……

在小奇回家的必经的铁街口拐弯儿的地方，小老白领着一伙儿人，在作“战前”动员：“哥们儿兄弟伙计们，别怕！这日子胆大得官，胆小服管，拳头称王！再说，再说，这是政治任务，胡主任说了，‘为什么’被修正主义迷糊了，咱哥们儿有责任帮他清醒清醒！哥们，干好了咱请客……”小老白这边刚动员完毕，铁街口那头就出现了小奇的身影，小老白想起课堂上那受侮辱的一幕，眼睛都红了。他把手一舞，嚷道：“哥们



儿，上！”一伙小流氓蜂拥而上……

小奇一边走，一边还沉浸在激动的余波之中……孔老师那颤抖的双手，那淌着热泪的脸颊，那刻着字的金笔，那被蛮横揪走的佝偻的背影……他恨不得快点儿长大，变得很有力量，一挥手、一抬腿，那些对孔老师动武的歹徒们，就躺倒一大片……

他正在入神的当儿，猛地发现一伙人朝他包抄过来。那个“小老白”正在后面督阵，挺神气地叼着烟卷儿指挥着。小奇明白，小老白要整治他了。他愤怒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一个小流氓说：“你这修苗苗，胆大包天，跟咱零蛋英雄张铁生小老板作对，骨头发痒了是不是？”另一个嚷嚷道：“乖乖地买挂千子头爆仗，向咱小老板赔礼、认输拉倒，要不今儿个就拆你的骨头！”小老白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他把烟蒂一扔，袖子一挽，说：“你他娘的‘为什么’投降不投降？”小奇面对这帮家伙的威胁，直气得七孔生烟。听见小老白开口质问他，也恶然斥道：“你、你要什么流氓？”小老白见“为什么”不但不认输、投降，反而骂他，就发狂般地吼叫：“哥们儿，他爸爸是臭老九！臭老九的儿子是‘臭老十’！”“臭老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家伙带头扑了上来，一群小流氓也嗡地拥上来了。小奇奋力自卫，终因寡不敌众，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3. 令人厌恶的“大闹铃”

魏小奇挨了打，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不一会儿传遍了整个学校。老师、同学都来看他、慰劳他。令人奇怪的是，胡

红卫副主任当天夜晚也来看望小奇了。他把点心、罐头放在小奇身边，搓着手说：“唉呀，不幸得很，不幸得很，咋会发生这样的过火行为？”小奇身子一扭，把背对着他。胡红卫也不计较，拖把椅子在小奇床边坐了下来。他点燃烟卷，一边咝咝地抽着，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从张铁生交白卷谈到小学生反潮流，从“马振扶事件”谈到“中央首长”讲话，谈到学校的所谓“复辟回潮”……然后又翻出报纸和一份“中央文件”给小奇看，一句句念给小奇听……

小奇先是气嘟嘟的，不理不睬，渐渐地他竖起耳朵听了起来。最后，竟然翻身坐起来，从胡副主任手中接过“中央文件”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他一会儿觉得眼前的迷雾更浓了；一会儿又感到眼前的茫茫大雾缓缓地散开了。可联系到本学校，想到孔老师、小老白，以及这两天发生的事儿，他又觉得想不大通了……

“小将呀，看中央文件，听首长指示，你还没想通？你还不相信？这可是个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问题呀！”胡副主任交完底后，又作启发了，“我知道，你被孔老师的甜言蜜语迷住了心窍！实话对你说了吧，孔老头五七年就该划右派，被他狡猾地溜掉了。这回，又成了疯狂复辟的‘孔老二’，腐蚀你们小将，和我们争夺接班人。危害革命的敌人在你面前，你们小将能手软心慈？”小奇眨巴着大眼，惊疑地问：“他，他叫我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算腐蚀吗？”“哈，知识越多越反动，努力钻书本儿会变修！”胡副主任开导他：“再说，你为谁学习？为你个人、为家庭？他这是向你灌输个人主义，让你走白专道路！”“可小老白算

“啥……”魏小奇仍不理解。胡红卫截住话头：“小老白大方向正确，行为有点儿过火，我要狠狠地批评他！我要他向你道歉！你可不能意气用事，要向他的敢字当头的精神学习呀！”胡副主任见小奇还有疑虑，拉下脸来说：“小老白和孔老头，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革命的！魏小奇，现在看你对党忠不忠，对领袖忠不忠，对中央的话听不听！不管你想通没想通，就要你一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胡红卫走了，小奇睁大一双迷惘的眼睛，一阵浓浓的迷雾又升起来了……他想到了“忠”，想到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想到了“中央文件”，大报上的社论和文章，他似乎清楚了，这是中央的部署，必须紧跟，必须照办。

第二天，育红小学开了个批斗大会。魏小奇作为批判发言人，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坐着。他心里乱糟糟的，不知是啥滋味。昨晚他没睡好，头脑有些昏昏沉沉的。一忽儿，他觉得自己跟着“造反”的人流横冲直闯，好不神气，好不威风……一忽儿，又好象被人从潮水般的队伍里拉了出来，抛在路边。过往的人们，指着鼻子骂他“小绵羊”、“小老修”……他吓出一身冷汗……批斗会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知道。只听见胡红卫扯着嗓子喊：“把育红学校的‘孔老二’揪出来！”几个戴红袖标的学生，凶神恶煞地押着一个瘦老头，推着、拉着抓上了台。小老白拿起一块课桌面做的牌子，往老头子颈上一挂，沉重的课桌面压得老头子勾着脑袋，直打趔趄，小老白还凶狠地把人家的头往下按。小奇瞪圆眼睛一看，嘿，是孔……老师……他感到一阵晕眩……批判发言继续进行，小奇脑袋嗡嗡作响，啥也听不见。这时